

爱在藕塘

当耳畔第一次响起“藕塘”二字，我便忍不住在脑海里铺开一幅画卷：偌大的荷花池里，荷叶随风轻摇，荷花娉婷袅袅，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是村庄的绝美写照。夏季路过此地，浑身沾满荷香；秋季路过此地，空气里尽是甘甜的藕香。臆想中，自己是个衣袂飘飘的美女子，戴着荷叶帽，在花间流连，不经意间被一池馨香热烈相拥……

这是因精准扶贫而结缘的村庄。第一次相遇，是在一沓表格里，一长串一长串的贫困村后，紧跟着的一长串一长串的结对帮扶单位。自然，藕塘村与我们是连在一起的。这表格像一条红线，把素昧平生的两个集体紧紧绑在一起，从此，我们手牵手，一起走。

第一次到藕塘，我有点小失落，因为眼前与心目中那番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景有很大的落差，村庄里只有一池象征性的藕，拇指大的地方，嵌在巴掌大的村庄里。整个村庄呈柳叶型，狭长，细瘦，民房沿公路两边而建，房后是一条清澈的小溪，山脚紧挨着溪床顺势而上，连绵着直入云端。群山限制了村庄的宽度，村里鲜有宽大平整的大禾场，好在长度还能无限延伸。可贵的是到哪儿都是一副刚被大雨冲刷后的干净样子，水泥路面不夹一丝灰尘，随处皆可席地而坐。也不像别的村庄那样随处可见鸡、狗之类，这些家伙圈养给村容整洁带来很大帮助。走在村庄里随时可见村民们的笑脸，淳朴，真诚。这些真切而实在的见闻很快填补了初见时的失落，我对藕塘有了新的认识，是心生欢喜的。

浅秋云淡

吴国庆(温泉)

大地上的草木依旧青青如茵，大多数的花朵早已凋零，山色一样葱茏，大地处处鎏金。漫步于长长的淦河步道上，俯下身拾起一片秋的落叶，安放于胸前怀间，任阵阵微风吹过，整个身子如释重负。抬起头，眺望澄澈高远的天空，褪尽了一个夏日的喧闹，心又归于宁静与踏实。翠鸟叫的一样欢快，蝉鸣声已明显不如之前那般急促，浅秋淡淡的味道悄悄地弥漫于田野山坡，浸透人的周身。

捋一捋头上的乱发，抖一抖身上的尘土，轻风拂去汗渍，浮云带走过往，一切的美好与憧憬就如天边的云彩触手可及、信手拈来。丰收的喜悦堆满坡岭、大垄大畈，遍及田间地亩、树梢枝头。这是一个富于联想和思念的时节。

经过一个漫长夏季的暴晒、狂扫和清洗，天空变得格外的湛蓝、通透和明亮。秋日的云彩总是不紧不慢、悠然自得，比起早春的

早市

作为家庭主妇，我不得不常上街买菜，但我很讨厌进菜场，还有那由附近村民组成的临时早市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“新冠”，竟让我对于菜市场，特别是早市的观感彻底改变。

每天的早市都很热闹。除了摊位固定的“菜老板”之外，还有不少近村的翁媪，把自家园子里吃不完的应季瓜果蔬菜或家藏的泡菜酱菜拿来卖：一只篮子或两个竹筐，里面盛着几根紫亮的茄子、带着嫩刺的黄瓜、蒂上还蓄着黄花的丝瓜、一把拾掇得干净整洁的秋葵；有的是一小堆新鲜的土豆、带着红泥的花生、修长或圆滚的红薯；有的是几个玻璃罐子，里面是颜色诱人的泡菜：大小一般的迷你小黄瓜、长短一致的萝卜条、粒粒饱满的野蒜坨、片片清爽的大白菜梆；也有摆几个精致小巧的陶坛的，里面是香气诱人的酱菜：花生米、黄黑豆、小蘑菇、鸡鸭肫；还有自家园里结的瓜树上结的果：金红色的大南瓜、青皮上着一层霜的长冬瓜、形状并不标准的葫芦和线条潇洒的瓠子；卖果子的开一辆小电动车，车上鹌鹑蛋大小的枣儿，黄红相间；熟透的大李子，红黑透亮；铁锈色的山梨，样儿不美，但味儿不错；还有随地铺一块塑料纸，上面堆着带着新鲜的水气的菱

村里有个耄耋老人叫桂梅，四世同堂，村里少有的幸福之家。可是命运并没有给她太多的眷顾，一辈子受了不少苦，至今仍然贫寒，儿媳不在了，儿子是低保户。桂梅老人有颗乐观豁达、乐于助人的心，路边撑一雨伞，摆一茶桶、茶缸，每天早晨烧一锅开水泡上自己种的川芎或是在后山采的茶叶，供南来北往的过路人饮用，是桂梅婆三十年前的习惯，三十多年如一日。直到细心的驻村工作队队长发现，这种精神随着媒体在荆楚大地广泛传播，一时间，桂梅老人成了村里的“明星”，前来采访的记者趋之若鹜。

我第一次见到桂梅婆，是陪省报记者去采访。那是一个夏天，雨后初晴，不是很热，我们拐过逼仄的巷道走过湿漉漉的台阶，来到一间斑驳陈旧的房前，桂梅婆正在昏暗的厨房里炒菜。灶堂里的柴禾正在噼里啪啦的燃烧，散不去的烟雾缭绕在厨房狭小的空间里，锅里的干咸菜焖得滋滋作响，满屋都是记忆里的味道。我们说明来意后，桂梅婆顿了顿，擦了把手，颤巍巍地从厨房出来。老人很平淡的讲述自己的境遇，几十年的岁月，在她脸上留下深刻的印迹。可是她微笑的样子，真的很美，很慈祥。村民说：哪家有个难事需要帮忙的，桂梅婆总是在所不辞乐呵呵到场，村里人都很喜欢她。

工作队为了弘扬这种善良淳朴乐善好施的精神，特意以桂梅老人名字命名修建了“桂梅亭”，配备了全新的茶桶茶具，来往路人除了喝茶解渴，还能停下来小憩片刻。

浮云蔽日和盛夏的波涌云诡，秋日的云彩显得更加安详恬静、淡定自然、沉稳笃信。

秋日云彩的美一定是上天赐予的，它是春雨的结晶，夏日的升华，它是霜的前奏，雪的序曲。秋日的云彩是一本精装的诗书，拿在手上沉甸甸的，读来又是那么的赏心悦目，至纯至美。秋日的云朵或丝丝缕缕，连绵不断，或沸沸扬扬，波澜壮阔，或袅袅亭亭，风姿绰约，或委委佗佗，雍容华贵。云朵和着微风就像一首美妙的音乐，轻轻拨动，就能触及心底，立即奏出最美妙的音符。

心，随风儿飘去，思念躲在云朵的深处，偶尔露出惬意的笑声。大地被秋日的云朵打扮得更加绚丽多彩，云彩不断地变幻着袅娜的身姿，每个人的思念都会搭乘自己心仪的云朵班列去到远方。

春华秋实实际中，辛勤的劳作总会在合适的时候得到有那份本该属于自己的回

角，分老、嫩两堆，还有莲蓬，也分老、嫩两堆，藕也分两堆而放，一堆洗得干净雪白，一堆糊着薄薄的一层湿泥。我记得有些菜馆里有一道菜叫“荷塘三宝”，便是它们了……琳琅满目、异彩纷呈。让人想起“市列珠玑、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，让人想起清明上河图。

早市当然是十二分地热闹。叫卖的、问价的、争执的、谈笑的，还有不远处树上嘶嘶的蝉鸣啾啾的鸟唱，宛如宏大而繁复的交响曲。我一会儿置身买客之中，尽情与老翁老妇讨价还价，不为省三分五毛，只为随心所欲的快乐；一会儿脱身出来，站在远处欣赏它的人群簇拥和声浪起伏，心中生出很多感动和熨帖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——仿佛大病初愈者捧起一碗热热的米汤时的感动和熨帖。

想起容若公子的词句：被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方明白，那喧闹得令人头痛的菜市场虽是生活之平常，却可以在瞬间消失，而它的消失是那样可怕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。

回想“抗疫”期间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被困在宿舍不得下楼。一棵大白菜七个土豆是一周的蔬菜，由学校专门负责提供，其

袁丽明(通山)

“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”。在藕塘村一个平凡的村民身上，这种精神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往后，这种精神还会润泽村中每一位后代子孙，发扬光大，源远流长。

这些年来，随着社会发展，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村里有一部分居民，原本住在金山湾，那是全村海拔最高的地方，水源不足，每到夏天就缺水。交通极为不便，进出都靠蜿蜒盘旋的山道，村民没有交通工具，出一次门得翻山越岭气喘吁吁走上大半天。近年来在国家避险解困政策的鼓励下，那几户人家相继搬迁到藕塘集中居住。随后，村里建了光伏发电站、猕猴桃园地和扶贫车间，村集体经济有了提高，村民们在家门口不但有了就业机会，还能靠土地入股获得分红，日子有了改善。在文旅局帮扶下，村里相继修建桂梅亭，砌了河堤，新建了集中饮水的水井，建了崭新的村委会办公楼，配套完善了文体广场设施，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，以村里独特的地域文化打造的《打歌歌》节目曾获全市一年一度的“群星大奖”，老百姓茶余饭后，唱山歌、跳广场舞，其乐融融，有了充实的业余文化生活。

藕塘村是一个有温度的村庄，是一个充满爱的村庄。精神富裕了，物质何愁不富？

从2016年驻村到如今的五年间，我们见证村里的大小变化，与村民们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每次路过藕塘的地界，尽管要去的是别地，可心里会情不自禁涌起一股温暖，那是踏在回家路上特有的情愫。



报。一分耕耘，就有一分收获。春天里，耕耘不辍，不误农事，秋来时，丰歉不二，泰然处之。有人说：神马都是浮云。有人问：浮云又是什么？时间告诉你：浮云就是谷雨，浮云又是白露、霜降和大雪，浮云还是来年的惊蛰与清明。浮云不是一个节气，也不是一个场面，它是一年实实在在的付出，一生的孜孜不倦的追求。收是云，放是雨。识时务，才会收放自如。大地有节气，壮士有气节。浮云是一种境界，更是一种胸襟。

哦，秋日的云朵赋予大地仓实廪满、庭院芬芳，秋日的云朵寄予心田优雅宁静、恬淡忧思。

程乃平(温泉)

余的没有。那时，我是多么希望能亲自拎着菜篮子逛超市买菜，哪怕是农贸市场和临时的早市也好，我一定会饶有兴趣地与“菜老板”们讨价还价、争斤论两。在那一个多月里，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喧闹的市场实在是富裕和自在的写照，几乎可以说是寻常百姓幸福生活的底色。

失而复得，自然倍加珍惜。当我再一次看到这样热闹的早市时，已经顾不得嫌弃它的缺点，而完全沉浸在它的丰足与自由之中了。试想，这样的早市：人人都可挑担提篮、推车架板，为自己的富余产品摆摊叫卖；人人又可以东询西问、穿梭来往，买到想要买的一切果蔬荤腥。所有的人都是那么从容悠游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惬意满足。早上，一天的开始，人们就是这样在早市上与熟悉的或陌生的人交流着不计其数的物品，也交流着如空气一样不为人知却确实存在的幸福。

我确信，这样的早市在中国的大地上无处不有，那是中国人幸福的指数。听说南海的潮中刷着大陆的堤防，西美的风鼓荡着战争的阴云。我祈祷：让这潮这风，都化为乌有！永远！因为，中国的早市不欢迎它们！

挖花生

周益民(咸安)

母亲在楼下大声喊我，我以为她忘了带钥匙，赶紧下去开门，没想到是她挖了一篮花生，要我帮她提到四楼楼顶上去晾晒。我接过篮子掂了掂，很有些重，起码有二三十斤花生。

看着母亲满头大汗、衣服湿透、气喘吁吁，我责怪她说，今天周六，我不上班，早上应该喊上我去做个帮手。母亲说，你平时工作辛苦，难得有空休息一下，这点小事就不用操心了。

近来几天，我天天都在提醒母亲，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，不要看立秋早过了，秋老虎横行霸道真正才开始，没事不要出门，免得中暑，可是……我摇了摇头，不由得想起了过去挖花生时的情景。

小时候，每到暑假过半，我都要跟着父母亲和几个姐姐去地里挖花生。那时，我挖花生纯粹是凑热闹、好玩。我像只兔子在地里跳来蹦去，挖得少，吃得多。姐姐夸张地说我挖一次花生，回家两餐都不用吃饭，第二天打嗝还能闻到花生的味道。

看我津津有味吃着花生，母亲总是告诫我，少吃多滋味，多吃坏脾胃，花生再好，也不能吃太多，否则会拉肚！她嘴上这样说，可是无论我吃多少，却从没有阻拦过，毕竟，那年代，除了树上的野果和地里的花生、红薯等食物，也没什么好吃的。

上初中后，父亲去世，几个姐姐陆续出嫁，作为唯一的男丁，我成了家里的壮劳力，到了挖花生的时节，不管我愿不愿意，母亲总要喊上我，这也是我暑假期间唯一能帮母亲做的事了。

挖花生的时间多半在早上和下午五点以后。这两个时段气温相对低，太阳对身体的伤害较小，但每天就是挖几个小时我也累得要命。母亲借挖花生教育我，吃得苦中苦，做得人上人，要想长大了不干体力活，就要考个大学，找份好工作。

有一次下午挖花生，毒辣的阳光把我身上晒得红一块紫一块，我热得实在不行了把衣服脱下来。这下子可不得了了，我的手被地里的杂草扎出了一条条血红的印，花生藤上的小虫咬得浑身上下都是小包包，我痒得要命，不停用手挠。

母亲挑花生回家返回来看见这情景，泪流满面，她心疼地把我拉到身边，唠叨着，儿啊，你真是傻，怎么把衣服脱了呢？又拿出湿毛巾拼命给我擦。晚上洗完澡，她把花露水喷在我身上，不停地为我摇着蒲扇，直到我睡去。

考上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我把母亲接到城里，她仍是闲不下来。在杂草丛生、乱石遍布的山旮旯里整了好几块菜地，每年都要种各种蔬菜和上百斤花生。她说，我喜欢吃花生，她活一年就要种一年，以后不在了，我再去外面买。

我不高兴地说，花生地离家两里多路，把这么多花生提回家，看你累的！母亲说，不累，不累！年轻时就是再多提点也没问题。可母亲毕竟不年轻，已经83岁了！

我说，母亲，您下次挖花生再叫上我吧。母亲摇了摇头说，这个事你就不用管了，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吧，剩下的花生，我分三次挖，每次挖一点，提起来就不会累了。

小时候，母亲带我去挖花生，是想通过劳动让我懂得生活的艰辛，激发我好好学习，跳出“农门”。现在，她不让挖花生，是想让我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工作。无论是要我挖花生还是不让我挖花生，都是她对我的一种爱啊！

既然挖花生代表的是母亲对儿子的爱，那么，提着二三十斤爱回家，她又怎么会感觉累呢？